

琴台
琴瑟
潘國森

通識老師濫權乎？

上文談到筆者試考「港式通識」的有趣經驗，說明教師隨時可以錯用工作崗位給他的權力。我們都知道大學教師權力比較中學小學同業大得多，學術自由嘛！幾十年前，有大學校友笑言他們系中每年以一級榮譽畢業的清一色都是美女！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大學頒的榮譽學位會在畢業證書上註明級別，一級最高，然後是二級和三級。美女才可以考獲一級，校友在暗示老師濫用評分權。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不同學術領域入面，評分較多牽涉老師的個人觀點，不似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較難作弊徇私。

城中名人翁小姐曾經公開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唸本科課程時，戴老師用評分來強迫她依從老師的學術結論！原來他們在日常作業已經試答期終考必出的題目。翁同學是材生，在各門科目都得優等。她在戴老師的一科用自己的觀點答題、不從師說，結果戴老師事先張揚，如果考試時仍然堅持己見，會得C等（第三高的級別）。後來翁同學順從師意，得到優等成績。明知故犯去忤逆老師，划不來吧！戴老師是香港政界名人，鼓吹「達法達義」，造成二零一四年香港社會有兩個多月秩序大亂，然後是往後幾年大量年輕人以身試法。

潘考生在二零一二年試答「港式通識」試題，也是因不願意屈從主考官幻想六個老舊辦法可以減輕煙燭而得到低分！好在潘老人家不用真的應考！在戴老師翁同學他們那個專業，老師都經過正式的學習和考核，師生意見不同而最終還是老師強權高壓了事。那麼「港式通識」呢？主考官和

評分老師有什麼靠得住的學歷和實戰經驗？潘某人對評分老師本人沒有意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矣！必須服從上級的評分標準以應付工作要求。

如果我們拿「港式通識」跟傳統科目如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等比較，我們可以肯定主考官和評卷老師對該科都有合格以上的認知。物理科老師懂牛頓力學、聲學、電學；化學老師熟識元素周期表；歷史科和地理科老師都曾經在自己的專業學科考取過良好的成績。今時通識科的主考官、擬題員、老師、閱卷員呢？他們有濫權嗎？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港式通識」明顯地局限了考生的思維，而且擬題員將現實社會面對的難題高度簡化，結果是年輕考生真的相信自己信口開河就可以解決人類社會當前面對的許多難題和困境。本欄過去介紹過今天大學入面的「學生領袖」大多是偽冒而不能代表大部分同學，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什麼學生會會長的心態和言行是何等囂張狂妄！在此請讀者諸君認清一件事實，他們大都在二零一二年以後升大學，除非不經大學聯招，否則一定受過「港式通識」的洗腦！他們大言不慚地對社會事務指指點點，都是白面書生清談談國而已！當然他們不容易舉證這些學生會會長的橫蠻狼戾跟他們修過「港式通識」的關係有多深。不過筆者卻還可以舉證，說明「港式通識」已被政客利用，作為「植入式廣告」，達到醜惡的政治宣傳目的！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四

萃袖
乾坤
余似心

匡智會——愛無障礙

身體稍有不完整，要找工作已不容易，何況是智力上的障礙？在這步伐急促的商業社會，要老闆和顧客有耐心地慢慢教、慢慢做又談何容易？但社會上總有些有心人，在默默地去包容、去愛。

「匡智會」五十多年來不斷努力，教導智障人士合適的謀生技能，為他們尋找工作機會，謀取生計回饋社會。匡智會在多處開設社企餐廳，將於九月許也在大館開設一間。受聘的學員都經過嚴格訓練，服務盡心盡力。我最近到了該會位於火炭的廚房和烘焙工場參觀，裡面意想不到的潔淨安全。這廚房為八家餐廳和機構提供食物，包括醫院，由兩位大廚帶着七至八名學員運作。廚房內沒明火，一律使用電磁爐。

主廚兼導師康師傅講述如何訓練智障年輕人：「我們用鼓勵、讚賞代替責罵，從不催促，讓他們在愉快的環境下學習。」「孩子學到知識感到開心，會感恩。」「這裡設班長和副班長制，我們鼓勵大家合作去完成一件事。」

「我們的目標是教識孩子技能，讓他們建立自信並能擁有自己的事業。」

想他們多學，增強競爭力，所以他們不單懂切菜、煮燴，還要識開洗碗機等。不希望他們只會做簡單的工作，目標是要他們有能力去擔當廚房內一職，有一技之長，謀得生計！」康師傅還自豪地說：「我們孩子上課只會早到從不遲到！他們人人都會執菜刀做菜，而且在戴着手套下從來沒有人受傷！」聽師傅一席話，深深感受到他有多麼的疼愛自己的學員！

到烘焙工場，香噴噴的曲奇餅令人垂涎，匡智會的曲奇深受歡迎，看到學員正製作一款名為「心心相印」的餅，是專為婚宴的新人烘焙的。你也可以支持智障人士，聘用他們，光顧他們的餐廳或餅店，為他們的能力給予讚賞！



■婚宴新人向匡智會訂製的「心心相印」曲奇。 作者提供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給「給差評的」差評

當代職場中人，可謂頭上各懸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很顯然，對於外賣小哥來說，這把頭懸之劍就是那個可怕的「差評」二字。

據了解情況的人說，外賣小哥送一單也就掙幾塊錢，但如果被買家給了「差評」遭遇投訴之後，不僅要被商家罰款50元，而且按規定還要被罰24小時內不可以接單。

所以，若讓這柄「頭懸之劍」落到腦袋上，對於每一個外賣小哥來說，肯定都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因此，不僅是他們的辛苦可想而知，他們的「敬業態度」與「服務水準」也應該是可想而知。按常情來說，如今的「網購」紅紅火火，個個「外賣」也早已是家常便飯，作為絕大多數的買家，也是大多都知曉給送上門來的外賣小哥一個「差評」將會對其產生什麼影響。因此，在雙方不斷的來來往往中，「差評」其實是一個很難容身的「第三者」。

但事久情變的事也不是沒有。而且，隨著「情境誘惑」愈來愈頻繁，聞「差評」的風波也是愈來愈多。最新見諸於「熱點聚焦」的是，某地有一個外賣小哥接單後，準時將叫餐送到了顧客家中。但就在他轉身準備離開時，那位買家大媽叫住了他，然後從家裡提出來一個紅色塑料袋，讓外賣小哥幫着「把垃圾帶下樓 給扔到垃圾桶裡」。這位外賣小哥很可能並不是第一次遭遇此項「額外要求」，張

口就按慣例拒絕了，說自己只管送外賣，不管幹這事。但在他久等電梯不上來的時光，這位「垃圾大媽」不但沒有轉身回屋，反而一直在向他怒視。

有鑒於此，這位外賣小哥不知是出於惻隱之心，還是忽然又想起了頭懸的那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便什麼也沒說，復又跑上前去把大媽手中那袋垃圾要了過來，顛兒顛兒地進入電梯走了。誰知當天下午，這位「已向弱勢力屈從」的外賣小哥卻發現自己仍然被「垃圾大媽」投訴了，大媽對他的「差評」是：「服務態度惡劣！」

怎能不委屈？但也很無奈。這位外賣小哥說，現在送外賣時，不知為什麼，這樣的事遇得愈來愈多，不但有讓他帶生活垃圾的，還有讓他帶大件的裝修垃圾的，還有讓他幫叫一下收廢品的，或者讓他幫買礦泉水的等等，五花八門，只有想不到，沒有提不出。但小哥的原則是：一律拒絕。「因為我掙的就是送外賣的錢啊，沒有義務，也沒有時間管那麼多事啊。」稍讓小哥欣慰的是，每當他這麼回絕時，大多數「無理要求者」還是能夠理解的——或者不管理解沒理解，至少作罷之後也沒給差評。

但「垃圾大媽」這樣的老中青年巨嬰也仍然存在，不懂感恩，不懂尊重，濫用着自以為是的權力。而巨嬰們的幫兇，還有那個並不成熟的公司懲罰制度。應該給「給差評的」一個差評，應該給「處罰差評的」一個處罰。

思旋
天地
思旋

回歸祖國廿一載

香港回歸祖國，風雨兼程廿一載。在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支持領導下，港人不忘初心，砥礪前行，今時今日，香港經濟和社會民生都達到行穩致遠，取得輝煌成就。芬姐興奮地回憶細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政府與英國舉行中英會談，制定基本法的難忘事。尤其在1997年6月30日晚上，見證到交接慶典的一刻，芬姐激情地說，實在值得銘記一生。

更難忘的是，在回歸二十周年時，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至今雖已一周年，芬姐於多個場合見證習主席為香港特區政府林鄭月娥特首及眾高官之監督，以及出席文藝晚會等，猶記得習主席關心香港，語重心長，亦莊亦諧的講話，令芬姐至今難忘，也令港人銘記於心。習主席引用了香港人非常熟悉的一句俗語：「蘇州過後無艇搭」，勉勵港人要珍惜香港擁有的安定繁榮，要珍惜國家的惠港政策，特別是勉勵香港年輕人要以國家大局為重。林鄭月娥特首領導下的香港特區政府開局良好，對中央全力挺港感受最深。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政府和全港市民要共同肩負的責任和擔當。

中共十九大會議指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令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十分支持和擁護。特別是香港人深受感動，因為十九大指明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事實上香港深以為傲的是與中央攜手，共同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其中，香港在

特區政府領導下，各界人士積極響應，為此兩項大計作出貢獻，從中覓得商機，達至共建、共享、共贏的收穫。

「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參與。相信7月1日香港回歸21周年後，港人更感興奮。因為自此以後，在中央各級部門的關懷和指導下，香港將在創新科技方面得到積極參與機會和支援，相信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會得到更大的成果。港人因此增加四個自信，是非常難能可貴的。香港本身因此而可發揮更大優勢，為國家、為香港作出更多貢獻。

遺憾的是，香港回歸祖國之初，港人信心不足，擔心香港或會成為邊緣人，失去以往的優勢。可惜的是，雖然國家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並對香港多多施與優惠政策，但是有部分為反對而反對的人士，多方阻撓，加劇社會矛盾，令香港結構轉型緩慢，科技創新迫不上新時代。最近，有關城市競爭力的報告，香港竟然四度遜於深圳，真是遺憾呀！更令人憤怒的是，有某些反對派在立法會阻撓立法議程，甚至社會上有一小撮人竟提出「港獨」之言行，甚至施以暴力，實在不能容忍。我們要大力發聲反對之。

習主席最近會晤美國國防部長，嚴正指出：「老祖宗留下來的領土一寸也不能丟，別人的東西我們一分一毫也不要。」的確如此。我們堅決反對「台獨」、「港獨」。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的大好日子，香港人與祖國同胞一同攜手，團結合作，為國家、為人民、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共圓中國夢！

大地
遊走
耿曉菊

一杯水的時光

那時不懂，總覺得時光是一根綿長的繩子，扯不盡。它鬆鬆軟軟堆疊在角落裡，生了塵。父親則不同，他的時光是一把鋒利的刀。光芒四射，披荊斬棘。他拿着他的刀，常常是霜露沾衣，帶月而歸。

猶記得那些夏日晚上，父親拖着疲憊而回，愁容滿面，一進門就對做飯的母親說，真快，又是一天，花生地裡的草還在瘋長。他心心念念的是他的花生地，那時光與雜草可着勁地賽跑。父親不得不加入這場賽事。吃過飯收拾停當後，他就在小院裡放上一張小桌，涼一大杯開水，再搬上一把椅子，拿一把蒲扇，這一刻才真正停下他的忙碌。四圍裡夏蟲在鳴叫，漫天的繁星，還有孩子們的笑語聲，他的一顆心也舒展開了。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地笑，有時候會親暱地摸摸我們的頭，有時還會給我們講他小時候的趣事……杯子裡的水盡了，父親也要起身回屋了，一天的日子不管如何就在這一杯慢悠悠的水裡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而我的時光是一連串的感嘆號，極慢的，拉下去很長，最後才點上一點，算收了尾。一段時間後，我吃不消了，身心俱疲，焦躁不安。日子枯燥乾癟，身體失了水分，也失了心。有一天，在辦公室裡，我把喝剩的半杯水隨意地倒在了要枯死的花上，過了幾天那花竟活過來。我恍然大悟，我覺得我和它有着同樣的命運。它需要水來活命，我亦是。快節奏的生活，水，不僅是健康的保證，而且可以清潤焦躁的內心。

之後，我棄了電腦電視，學起父親的樣子。陽台上擺張桌子，放杯水，攤本書，坐在那享受靜謐的時光，心慢慢地清靜下來了。我也終於明白了父親，忙碌奔波的日子，給自己備一杯水，一點時光。在一杯水裡，一天的忙碌，讓我們知道活着的不易和美好。

我的單車日子

我愛上了我在漳州騎單車的照片。

年紀念大愈不喜歡拍照，處理過的美圖照片又怕被人說成是「照騙」，但是，沒有理由把己不想看的東西，強迫別人來看吧？這騎單車的人，一幅神采飛揚模樣，有一種逍遙自在的愉悅浮游在照片裡，悠然自得的神情閒逸舒適，比原來的樣子年輕了起碼十幾歲，本來想說20歲，有點太誇張。一般女人最看重的是美麗，至於年華老去的女人，美麗已排次要，更注重的是「看起來」年輕。

在漳州騎免費共享單車照片發了出去，許多朋友紛紛寫微信來，先是稱讚「真是好看」，不愧為朋友，完全明白我要聽什麼，接着吃驚詢問，「你會騎單車的呀？」我興奮地回答：「是呀是呀！」然後略為得意：「到了漳州，我才知道，原來我會騎單車！」

很多朋友不曉得我會騎單車。這表示我的單車日子，已經是許多年前的往事了。中學畢業後的首件事是學開車。之前不足齡，無法考駕車執照。平常搭公共巴士，自用的交通工具是單車。曾經熱愛大型電單車的父亲，在還沒有高速大道的時代，他和朋友開車，從檳城到吉隆坡，來回花了12小時，那個年代還沒有半路飯店，他們每人帶幾顆煮熟的雞蛋在路上充飢，只為了看電單車比賽。但父親堅決不許孩子們開電單車，在父親口中：「電單車是皮包鐵，汽車是鐵包皮。」我們都曉得，皮指的是皮肉。這句話是在父親開電單車出過車禍，皮肉受傷以後說的。

父親堅持開汽車安全得多。結果每個孩子一到學車年齡，就獲得學開車為生日禮物。考到駕車執照，學會開車以後，原來的代步工具——單車就被冷落了，最後束之高閣。主要是父親覺得騎普通單車雖然沒有開電單車速度快，但一騎上都是汽車的大路上，也都有「皮包鐵」的危險。

開了十多年的汽車，在我幾乎忘記自己會騎單車的時候，為了工作，全家搬到一個從5歲小孩到75歲老人都在騎單車的小城。小城道路不寬，車子不多，綠樹成蔭，全城皆單車那悠閒自在的畫面看着挺像農村風景，可悠悠哉哉的鏡頭卻很漂亮，讓人情不自禁也想成為風景中的人。

每天都有許多人騎着單車來來去去，氛圍和氣場帶來的影響還是很強烈的，兩個小孩立馬開始學騎單車。

住下不久便看見小城的年輕人大多身形瘦長，精神煥發，行動迅捷；老人也都身體挺直，氣色甚佳，活力充沛。起初以為是空氣好，吃的又是自家種的菜，自己院子裡的水果，還有菜園雞和菜園雞蛋。後來才察覺是騎單車的好處。這意思就是當人人都得花錢去減肥的時候，你卻不必付費去享瘦！忍不住誘惑，一家四口一口氣買了四部單車。投入單車生涯是一致認同，到買車的那一刻卻各有所好。嬌小的老大選擇迷你單車，安全感重要，她說，單車停下時，腳踩在地上實實在在。

向來愛美的瘦瘦老二走時尚風，挑了當時最流行的爬山虎，上坡路也不吃力。樸實的媽媽買的是沒有花巧的平常版單車。一個家庭裡，最老的那個人，通常是賺錢最多，也是花錢最少的。所以家中最高領導，買了一部二手單車，我們號稱「老爺爺」，覺得也很貼切身份。不過不必付出同情，家中兩輛轎車，最新最大的那款也是屬於老爺子的。

小城有一種叫人上進的氣氛。不知道為什麼，從小孩到老人，個個人都極其努力地為自己的目標奮鬥。小孩為前途，老人為錢途，真是奇怪。然而，向上總是正確，也很正面的，沒有不好。後來我懷疑，這和小城是馬共總書記陳平的故鄉有什麼奇妙的關係吧？

住在小城時，陳平卻是一個忌諱的名字。有人提起，總是把聲音縮小，壓低嗓子，或者就叫總書記而不稱其名。陳平原名亦非陳平，他本姓王，叫王文華。有一回和朋友騎單車經過大街，朋友指出，語氣仍是怕人聽到地異常低聲，「陳平的老家就是這裡。」我轉過頭看，是一家「多多博彩店」。

這在街上的房子也不算他的故居，他真正的故居在村子裡，聽說叫萬豐隆腳車店，離大街有一段距離。比較熟悉的還是陳平的母校。我們一家人練習踩單車的地方，是陳平母校的草場。草場旁邊就是禮堂，禮堂後邊左右兩翼各有8間比較老舊的教室。據說，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初中歲月

就在這其中一間課室讀書。

有時候我們從外邊的草場，騎到禮堂後面的小路，便看見國民黨元老，也是民國四大書法家之一于右任的書法「南華中學」。于右任的書法好看，他1932年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便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他的草書影響深遠，被譽為「當代草聖」。我問過當地的人，為何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小城市，也會有于右任的書法？問題隨着歲月向前走，我已經離開小城回到自己出生地檳城，答案仍在時間的風裡飄蕩，成了懸案。

旅居小城最難忘的是單車時光，每天期待太陽落山前的那一個小時，全家把單車都拉出來，開始一天的單車之旅。那個城市因陳平而出名，對於初來乍到的我們卻是陌生地方。走路當然可以更仔細地看見周邊的風景，漫步卻有點太慢，騎單車是最適合觀光的方式。不疾不徐，一邊看人看景看物，還可以暫時停下，倚在樹下觀賞夕陽就快下山的黃金晚霞，一邊聽回教堂晚禱的可蘭經頌，總要想起那幅著名的油畫《晚禱》，法國巴比松派畫家讓·弗朗索瓦·米勒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畫中一對農民夫婦在遠處教堂鐘聲響起時，放下手上的工作，虔誠地祈禱。在柔和的夕陽映照下，脫下帽子的農夫，低頭抱掌的農婦，農具和筐裡剛收成的土豆，都放在地上，整個畫面表現出強烈的宗教氣氛，寧靜感人。畫家米勒的好友森思爾看到這幅畫的第一反應是脫口而出：「天呀，我聽到教堂的鐘聲！」宗教信仰雖然不同，目的都是追求心靈的寧靜。這個時候，什麼鬥爭什麼門派都在漫長的歲月中流逝，和諧平靜才是眾人的終極目標。

單車日子結束在回到檳城以後。在已經忘記自己會騎單車的時候，來到漳州。漳州是個宜居城市，這裡的生活就是茶的味道，府城區老街總有人在騎樓下，慢慢煮水，緩緩沖茶，細細品嚐，啜一口又啜一口，閒談閒悠然地過着舒心日子。

這樣的氛圍叫騎着漳州免費共享單車的南洋來人也變得悠逸逍遙，心情自在的時候，拍下了氣質優雅推着自己看了也愛上自己的照片。絕對沒有修圖，所以不是「照騙」。

趙少爺

昨日
紀
陶然

也不太記得怎麼結識趙稀方了，隱約覺得那時，凡是有會議，他總是與劉俊結伴同房。我和他開始打交道，就是因為劉俊。當時，我去探望劉俊，趙稀方在場，他說，早知道你呀！但沒有打招呼。我有那麼得人驚嗎？我納悶。但嘻嘻哈哈也就過去了。

之後，跟稀方也就慢慢熟悉起來，玩笑也多了起來，他年輕有為，瀟灑自如，於是我稱他為「趙少爺」。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任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後來又調任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可見他的功力深厚。前些年他的學術著作《小說香港》出版，成為香港文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便是又一個明證。

有一次，中國作協協會梁飛邀我組織部分香港作家到惠州學院，參加北京和香港作家座談，也是由趙稀方參與策劃組織。記得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在廣州舉行，會後，由

他的博士凌逾駕車，帶他、曹惠民和我，逛白雲山，白雲山上樂悠悠，不知時間匆匆過。

2015年1月，正值《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紀念，我們邀請作者來港參加研討會，由我主持，趙稀方作了精彩的總結發言。有一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在哈爾濱主持研討會，趙稀方作為會議主人之一，當然與會。在「馬迭爾酒店」的歡送晚宴結束後，一大群人沿着亞洲最長的步行街「中央大街」，往松花江畔走去，沿途觀賞許多表演，大概就是「哈爾濱之夏」的變種吧？人流多，走着走着，都走散了，忽然凌逾提議，坐船遊江吧！袁勇麟、宋拉、劉俊和我，熱烈響應，回頭獨獨不見稀方，斷估跟別人走了，打電話吧！於是劉俊打他手機，原來他已經到達目的地，叫他往回走，但開船時間即到，只好分道揚鑣了，留下一點夜遊松花江的遺憾。

記得那次在南昌開會，我們正在咖啡室聊

天，突然，一位海外女作家走過來，指着趙稀方，微笑着說，你好像我的初戀情人！滿座哄堂大笑，而稀方似有點靦腆，有點臉紅，顧左右而言他。其實，更早以前，2004年9月，我到北京，走訪社科院，當時的文學所台港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黎湘萍就和趙稀方、李娜一起，招待我午餐。過兩年，再到北京，打電話找他，他請我到方莊他家附近，和他太太一起，請我吃晚飯。

當然，他也因私到過香港，我去過灣仔的酒店去看他。有一次，他太太帶女兒來香港考托福，他叫我替她們預訂酒店，離開香港時，竟與女兒走散了。他女兒打電話給我，嚇得我呀！但嘴上不好說，只是卻叫她放心，說香港一般安全，叫她向就近的警員求救。後來找到了，一塊掛在心頭的大石落了地。那是好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時，他女兒也只是個小女生，現在，已然在美國立足，再也不用替他擔心了。